

廣濟方音之調類與調值

劉 頤

我校中文系近參與調查湖北方言，於吾鄉——廣濟語音之調類與調值審擬頗為精覈，余因為之圖說以明其中特點及變化情況與夫辨證之術如下（初稿經討論後加以修改，未合之處，仍希指正）：

調類	（平 聲）		（上 聲）		（去 聲）			（入 聲）	
	陰 平	陽 平	陰 上	陽 上	陰去一	陰去二	陽 去	陰 入	陽 入
調值	˩ 32	˩ 21	˨ 44	（同陽去）	˩ 213	˨ 45	˩ 11	˨ 23	（同陽去）
例字	央倉初	陽藏鉅	起訖始	技峙市	贈痛送	廢替細	鳳洞訟	黑擎觸	効別贖
附注	凡例應分見陰陽全濁除與替細無與相配外余皆清濁各對		包陽上次濁喻為及收聲各紐	除同陽去濁喻為及收聲各紐讀陰上外余讀		此之武穴一隅無此調類此惟陰陽去及入聲亦或有讀此者韻中有	陽入外其餘調值與此相同	包陽入次濁喻為及收聲各紐	除同陽去濁喻為及收聲各紐讀陰入外余讀

觀上圖，可知吾鄉語音之聲調有二特點：其一，四聲皆分清濁——指全濁與次濁聲母言，而陰去又分為二（陰去二，調值˩ 45，惟武穴一隅無之——讀陰去一，或據前此“湖北方言調查報告”，謂“武穴陰去調值正是˩ 45，而所無者乃是圖中之˩ 213”，殊與實事不相符合），是以調類有九；其二，陽上、陽入全濁之調值並與陽去˩ 11相同（調值相同者如遇聲、韻皆同，則其音不免相混，如陽！視、墮、戶、受、峙等字與陽去示、愾、護、壽、值及陽入實、奪、斛、熟、直無別是也），

其次濁喻爲及收聲各紐調值又與陰上、陰入無異（因此，則如陽上以、有、蟻、禰、禮、梔、爾、靡、尾等字與陽去肄、又、藝、泥——讀致遠恐泥之泥、利、膩、二、媚、未及陽入逸、固、鵠、怒、栗、暝、日密仍各有別，正可減上例相混之弊），是以調值爲數只七，與調類不侔。就描寫當今實際語音而言，陽上、陽入兩調類本可取消，然就上入二聲聲類之清濁相配而言，其陰陽之辨固甚明顯，且其與陽去喻爲及收聲各紐之音皆不相混，故仍虛存其調類之名，以明演變之迹。

其變化情況則有如下數事：

一，陽上除次濁喻爲及收聲各紐讀陰上外，其餘全濁聲母混陽去，然亦有混陰上者，如否（符鄙切。切語皆據“廣韻”，下同）、蟹（胡買切）、很（胡壑切）、緩（胡管切）、強（其兩切）、殍（平表切）、挺（徒鼎切）、並（蒲迴切）等字是；又如汞、湏（並胡孔切）、魍（時穴切）、葦（蒲蠟切）、豸（池爾切）、瑒（神紙切）、咒（徐姊切）、殍（胡禮切）、薺（徂禮切）、咀（慈呂切）、魴（牀呂切）、佇、杼（並直呂切）、杼（神與切）、牝（毗忍切）、撰（士免切）、殄（徒典切）、窕（徒了切）、標（符少切）、樊（徂朗切）、迴（戶頰切）、柁（徒可切）、撼（胡感切）、剡（時染切）、禪、髡（並徒感切）、菡萏（左胡感切右徒感切）、噉（徒敢切）、等陽上字，俗語無用之者，惟臨文則混陰上耳。又收聲亦有混陽去者，如履（力几切）、僵（落猥切）、覽（盧敢切）是；有混陰去一者，如奶（奴蟹切）、縷（力主切，俗語如力弔切）是也。

二，陰去一有混陽去者，如蔽（必袂切）、隘（烏懈切）、旦（得按切）、企（去智切）是也。

三，陽去全濁或次濁聲母有混陰去一者，如倅（扶用切）、僅（渠客切）、戀（力卷切）、羨（似面切）、叛（蒲半切）、瓣（蒲莧切）、行（下更切）、詠（爲命切）、勞（郎到切）、炮（防教切）、樞（巨救切）、復、複（並扶富切）、競（渠敬切）是；又如郡（渠運切）、懲（魚覲切）、覲、瑾、瑾（並渠客切）、賁、贗（並徐刃切）殉（辭問切）、遠（于願切）、迎（魚敬切）、樂（五教切）、召（直教切）、宥、囿（並于救切）、乘（實證切）、鳩（直禁切）、梵（扶泛切）等陽去字、俗語無用之者，惟臨文則混陰去一耳；俗語亦有混陰去二者，如慧（胡桂切）、績（胡對切）、兌（杜外切）、滯（直例切）、誓、忤（並時制切）、嗜（常利切）、排（扶涕切）、睡（是爲切）、隊（徒對切）、墜（直類切）、綴（直利切）、和（胡臥切）、臥（吾貨切）、訝（吾駕切）是；又如裔、曳（並餘

制切)、暨、塹(並其冀切)、謚(神至切)、筮、逝(並時制切)、稚(直利切)、饋(求位切)、謂(于貴切)、萃、悴(並秦醉切)、悸(其季切)、慧(祥歲切)、芮、汭、柄(並而銳切)、詣、睨(並五計切)、遽(其據切)、署(常恕切)、孺(而遇切)等陽去字,俗語無用之者,惟臨文則混陰去二耳;亦有混陰上者,如議(宜寄切)、僞(危睡切)、翳(扶涕切)、案(亡運切)是也。

四,陰入有混陰去二者,如悉(息七切)、竊(千結切)、設(識列切)、億(於力切)、揖(伊入切)、夙(息逐切,此字惟臨文有之)是;有混陽入者,如軋(烏黠切,俗讀疑紐)、漿(桑達切,俗謂放散物曰漿)是;又其收聲有不讀ㄣ23,而讀ㄣ11者,如齧(五結切,俗讀五核切)、捩(練結切)、寔、幕(並慕各切)是也。

五,陽入全濁聲母有混陰入者,如穀(蒲角切。“說文”“小豚也”。俗稱小豬、小狗、小牛、小孩皆曰穀)、樸、僕(並蒲木切)、俗(似足切)、突(陀骨切)、術(食聿切)、疾(秦悉切)、跌(徒結切)、撤(直列切)、達(唐割切)、鎔(胡瞎切)、闕、辟(並房益切,俗言「辟邪」)、極(渠力切)、及(其立切)、狹(侯夾切)是;至於穀(胡谷切)、局(渠玉切)、蜀(市玉切)、孰、淑(並殊六切)、曝、瀑(並蒲木切)、鵠(胡沃切)、馥(房六切)、苾(毗必切)、秩(直一切)、黠(胡八切)、頤、禪(並胡結切)、轍(直列切)、橄、覲(並胡狄切)、擗(房益切)、弼(房密切)、曷(胡葛切)、碣、揭(並其謁切)、槩(其月切)、暨(蒲結切)、紇、紇(並下沒切)、偏(渠勿切)、萃、粹(並慈卹切)搯(戶骨切)、勃(蒲沒切)、葦、埕、絰(並徒結切)、躡(直炙切)、躡(直錄切)、涸、貉(並下各切)、縛(符藥切)、鐸(徒落切)、夕(祥易切)、臄、醴、曠(並其虐切)、劇(奇逆切)、燭(在爵切)、杓、杓(並市若切)、糴、觀、滌(並徒歷切)、復(蒲逼切)、匄(蒲北切)、狎(胡甲切)、盍(胡臘切)、捷(疾葉切)、襲(似入切)、簪(士角切)、嘖(士革切)等陽入字,俗語無用之者,惟臨文則混陰入耳;其全濁次濁聲母俗語亦有混陰去二者,如述(食聿切)、攄(郎活切。俗謂以手指順序歷采易落之物曰攄)、漉(盧谷切。俗謂於水中抒取物曰漉)、肖(五達切。“說文”“肖,列骨之殘也”。俗謂分物殘餘曰肖)、屬(市玉切)、寂(前歷切)、翼(與職切)、涉(時攝切)是也。各種方音之形成,皆有其歷史系統。惟聲音之道,非一成不變,其調類與調值之相近者或有所混同,本語言之通則也。

語言交流，有時不為地域所限，因之臨文字音不免出於模倣，有本非真正土風習慣如此者，故其聲調往往不能與俗語併為一談。然亦有可由俗語類推以辨證之者，如上舉陽上汞、窕、標、舵等字臨文調類混陰上不混陽去，而與之同音俗語，鳴聲脉脉（字見“廣韻”）之脉、掉動之掉、魚鱗（字見“廣韻”）之鱗、船舵之舵則混；上舉陽去遠、樂、宥、鳩等字臨文混陰去一，暨、稚、饋、謂等字混陰去二，而與之同音俗語院、整（餅整字見“廣韻”。整與樂雖分隸號、效二韻，實為一音）、又、沈（謂以物投水中而下沒也，讀如“春官大宗伯”“狸沈”之沈，“釋文”直蔭反）及埴（土埴，字見“說文”）、治、櫃、胃（俗稱胃為胃脘，音如位，脘本古緩切，俗讀如為患切）則不混；上舉陽入穀、蜀、孰淑、馥、秩、碣、倔、搯、耄、躑、鐸、涸、夕、燭、灼、覲滌、愜、甸、狎、盍、襲等字臨文混陰入，而與之同音俗語斛、屬（此十二屬義，如言屬鼠、屬牛、屬虎等）、熟熟、伏、姪、傑、掘、欄（果核曰欄，字見“廣韻”）、迭、逐、度（俗謂量物大概曰估度）、鶴、席、嚼、芍（芍藥花）、笛敵、熨（俗謂以微火烤乾藥物曰熨乾）、荀（蘿蔔）、匣（盛物小匣）、闔（如言一闔門）、習則不混是也。亦有同音之字臨文兩有之，而其調類一混一不混者，如上舉陽去曳、詣混陰去二，而與之同音肄、羿則不混；上舉陽入鵠、碣、劇、覲滌、混陰入，而與之同音齧、竭、屨、荻狄則不混是也。亦有臨文雖混，而俗語實不混，但猝略不知其為同字者，如上舉陽上萃、杼混陰上，陽入局、箝混陰入，實則俗語謂花草茂盛曰萃（義見“說文”與“廣韻”，吾鄉歌謠有“菜子花兒萃萃黃”之句，謂草木易長為“往上萃”，又形容人之善於言辭為“說得花兒一萃”），謂織布持緯之筥為杼（杼讀如陽去豫，與陽上同，豫隸喻紐，本舌音之變也。俗謂以緯纏絡筥上曰“打杼”又有“絲徑棉杼”之言），並讀陽上；謂主曹務為“坐局”（“廣韻”局，曹局，又分也。案“坐局”之言，余幼時習聞之，今無其事，亦無其語矣），謂刺曰箝（義見“說文”），並讀陽入是也。又有同音之字俗語兩有之，而其調類一混一不混者，如上舉陽上蟹、挺混陰上，而與之同音解（姓）、筵（金銀筵）則不混；上舉陽去倅、睡、羨、瓣、勞（凡相看相慰問皆曰勞）混陰去一，而與之同音縫、瑞、涎、辦、滂癆（藥毒曰癆）則不混；上舉陽去慧、嗜混陰去二，而與之同音惠、示則不混；上舉陰入悉、竊、億、揖混陰去二，而與之同音膝、切、抑、挹則不混；上舉陽入穀、俗混陰入，而與之同音霍、績則不混；上舉陽入收聲習、寔不混陰入，而與之同音孽、莫則混是也。亦有同音之字俗語兩有之，而其所混各異者，如上舉陽入術、述一音，而術混陰入，

陽上 → 陽去
陰上 陰去一 陰去二 ← 陰入

方言之成立，莫不各有其社會歷史根源，其聲音系統及其變化規律與情況，並為研究漢語史之一部分重要資料；且學語言者未有不先於其土風有深切之瞭解而能探尋別域語音也，是以區區一隅方音之調類與調值正有待於詳加闡述，願與留心斯學者共商討焉。